

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为例

王志亮,贾宇虹

(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44)

摘要:选取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为例,以社会资本、企业能力(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研究要素,构建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概念模型,提出相关假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以及认知维度对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有促进作用。研究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及集群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解释其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是对相关理论的有效补充。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组织学习能力、加强集群企业与外部的交流、完善集群企业整体的发展以及加强集群的环境建设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9)05-0066-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许多劳动密集型集群都有着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集群迈进的迫切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得到提升。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有着广泛研究,但很少将这一问题置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层面,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提升而言,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集群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既可以帮助集群企业快速获取知识,降低集群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有序的竞争与协作,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发挥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层面来讨论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其产生的影响,能够为克服已有的研究障碍提供理论视角,是对相关理论的有效补充;其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实了社会资本、集群企业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推动作用。

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起重要作用。因此,产业集群在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社会资

收稿日期:2019-06-14;修回日期:2019-09-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创新券提升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协同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19YJA630127);“北方工业大学毓优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志亮(1973—),男,河北邯郸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与方法、环境会计与低碳经济;贾宇虹(1995—),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与方法、环境会计与低碳经济。

本的培养与保护,打造集群内有序竞争、合作的氛围,为实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保持与完善企业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从丰富社会资本、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从而对于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Bourdieu^[1]把社会资本拓展到社会学领域,他指出个人资本即指个体参与群体网络后所拥有的资源总和。一些学者也在1980年开始探讨其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大多数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的创新^[2-3]。社会资本在降低企业的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成本的同时使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从而使企业能更有效的规避技术和市场风险^[4]。Burt^[5]、Portern and Kramer^[6]从能力、资源等角度解释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陈劲和李飞宇^[7]建立了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的模型,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得出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企业加强竞争优势,还能够增加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的机会、进而使其竞争力得以提高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帮助企业发现和利用机会、整合有形和无形资产、学习和掌握这些网络新知识的一种能力,是长期创新资源的总和。

Portern^[8]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利用各种学科手段研究产业集群现象,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和研究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升级的讨论,主要归结为两种观点,即“内源论”和“外源论”。“内源论”的代表人Pietrobelli *et al.*^[9]主要关注两个领域:(1)内部成分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存在一定的作用;(2)组织学习、创新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所发挥的作用。“外源论”代表人Dicken *et al.*^[10]认为在外界获得知识的方式不够时,产业集群易形成“锁定”,成为封闭的系统从而不利于创新的产生。因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阶段中,高度专业化和大规模集聚可以有效减少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所以许多地方在制定制度政策的时候比较重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11]。但这一过程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这些因素有利于研究者发现问题所在,为决策者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提供帮助。如何实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资源型产业集群等有特殊优势的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资本与组织学习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指组织比竞争对手能够更高效地学习,在特定环境下,组织内部各成员能及时识别和掌握信息,并能够在遇到组织的运作和方向等情况时进行信息交流和达成共识,做出相应调整使组织能力最大化^[12]。由于社会资本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并提供不同的新知识^[13],社会资本的弱关系丰富网络成员,有助于加强探索式学习^[14],另一方面,强关系可以加强利用式学习^[15]。谢洪明等^[16]得出内部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组织学习的结论。

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对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产生作用:首先,网络中存在的结构洞使原本无关联的成员产生一定联系,这将有利于处于结构洞的企业掌握信息和赢得优势;其次,处于网络中心的企业可能与外部组织合作的更为密切,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对知识的掌握和吸收;最后,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程度越高,网络成员间的互动越频繁,越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及吸收程度,从而可以促进组织学习能力。

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关系获得资源的过程,强调信任、亲密度等关系质量。首先,合作时间越久、交流越频繁、处于集群网络的成员会更加相互信任^[17];其次,信任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双方的利益合作,从而达到互惠的目的,为企业学习创造动机。最后,为了建立企业间有效的学习途径、保证学习到的知识的准确性及知识对应的价值,成员间应培养较高的信任度。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是一种心理状态,如规范、信任、互惠、共同目标等^[18]。一方面,学习者若有

相同的认知,他们便能及时高效地处理信息,并将其运用于知识的创造过程中,使学习能力得以提升^[19]。另一方面,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认知通过影响学习能力的发展,以及企业发现问题并及时有效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对组织学习能力起中心作用。提出假设:

H1a: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H1b: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H1c: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二) 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

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可以激发创新活动的产生^[20]。国内外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结论^[21]。

结构维度通常由信息共享和网络属性来衡量。它决定了各主体间的互动,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在创新中获取的资源质量及数量,企业在容易获得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就有越多机会与其他企业交汇。

关系维度里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信任,它有助于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与否,是由企业知识在内部网络中的流动性以及企业间的合作程度所决定的,二者都可以使企业创新能力获得提高^[22]。若企业的关系网络特别良好,那么企业间就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关于合作及其战略目标方向的信息就更多。

企业的认知维度决定了企业能从创新网络中得到何种资源,网络成员互相越认可,他们间的沟通也就越多、越深刻^[23]。由此,社会资本可以加强企业展开一系列的创新活动,打造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有利于提升其创新绩效。从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而言,这些无形资产以某种方式对产品创新产生影响,比如说提高各行为主体间资源的共享水平。利用好企业与顾客间的社会资本还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品研发率和获取知识的效率。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创新思维,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假设:

H2a: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H2b: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H2c: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三)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

冉庆国和黄清^[2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受各种学习模式所影响。如果集群企业具有较强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那么他们将更容易获得成功。林筠等^[25]提出对于传统产业集群而言,他们所处地位较落后,因此集群企业具备足够强大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部分是集群企业,提升的过程即使各相关机构相互学习、共同创新的过程。许晖等^[26]指出组织学习可以使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知识,并可以与企业自身的研发相互联系。

集群企业通过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改进,将逐渐建立起与众不同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不断加强的创新能力,集群内部的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和工艺要求随之提高,渐渐在技术方面减小了与其他大企业间的差距,从而实现自主创新和研发。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并非是静态的过程,它取决于企业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动态提升。程聪等^[27]指出产品提升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少不了创新,实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最根本的关注点就是创新。随着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也不断增强^[28-29]。集群企业的组织学习、创新能力越强,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越大^[30-31]。提出假设:

H3a: 组织学习能力可以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提升。

H3b: 创新能力可以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是社会资本,因此,本文从社会资本入手来研究其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并研究集群企业的社会资本与组织学习和创新能

力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问卷调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是否合理。此处提出了概念模型(图1)。此模型包含三项构成要素:社会资本、集群企业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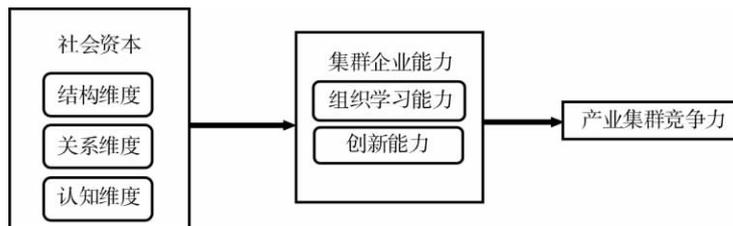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资本、集群企业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关系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长期依靠资源禀赋,忽略了更重要的创新和自我提升,也给资源型产业带来了发展中无法协调的矛盾。本文结合资源型产业的特征,将呼和浩特乳品产业群、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及访谈得到数据。首先,以呼和浩特的伊利、蒙牛为例的乳品产业群、以鄂尔多斯为例的煤炭产业群等,早已发展成极具内蒙古本土特色的资源型产业集群,这些集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构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集群企业间,关于技术在合作方面形成的意识早已形成,在集群中知识流动性较大;第二,集群一步一步地扩大规模,实现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第三,对于社会关系的重构,集群企业都比较看重,他们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并把握各种机会,与其他企业不断进行沟通与合作,有效加强企业的学习与创新。结合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数据等因素,本研究认为呼和浩特乳品产业集群和鄂尔多斯煤炭产业集群是较为理想的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集中在2017年8月对问卷进行发放,在次年8月对问卷进行回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我们的主要调查对象,其中有企业管理者、部门经理、技术主管等。以现场、邮寄及E-mail发送等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总计发放212份,回收176份,其中包含有效问卷153份,通过计算得出有效问卷回收率是72.17%。为了对样本结构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对被调查单位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以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样本进行处理,最后对企业规模、性质及成立时间等各种因素达成把控性认知(表1)。

表1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N=213)

项目	特征	样本个数	比重(%)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	23	15
	100~499人	62	41
	499~1000人	48	31
	1000人以上	20	13
所属行业	煤炭开采	85	56
	乳品制造	68	44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58	40
	非国有企业	95	60

(二) 变量的取值

1. 社会资本的取值

本文借鉴 Nahapiet and Ghoshal^[32] 的观点,即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以联系的紧密程度(STR1)、频繁程度(STR2)及企业建立联系的数量(STR3)为结构维度的度量指标;以联系双方的合作真诚度(RE1)、联系双方在交流过程中不会为谋求自己利益而做出不当行为的倾向(RE2)、联系双方的相互信任(RE3)作为关系维度的度量指标;以联系双方有效可靠的沟通(CON1)、不同的目标和价值偏好(CON2)作为认知维度的度量指标。

2. 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取值

本文参考 Baker and Sinkula^[33] 开发的组织学习量表,形成了共包含5个测量指标的量表:(1)企业将学习视为公司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LE1);(2)企业管理者将员工的学习视作有利于竞争的因素(LE2);(3)将学习能力作为有效的改进方式(LE3);(4)将学习能力的培养视作一项重要投资(LE4);(5)企业有考虑到员工学习的培训项目(LE5)。

3. 企业创新能力的取值

本文对创新能力测量的具体指标为:(1)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频率高(IC1);(2)企业经常对原有的

工艺技术进行创新(IC2);(3)企业的创新成果取代了原先的主要产品与服务(IC3);(4)企业常作为全新技术的引领者(IC4);(5)企业经常能对产品、服务引入全新概念(IC5)。本研究用Likert的量表评分方法测量各变量,设置1~7分(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顺序)。每一测量项的分数由受访者对自己及所从事行业的认识做出的主观评价得出。

(三) 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本文采用信度和效度两个技术性指标来建构和评估测量。由表2得出,各题项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0.8,因此各题项均存在比较好的一致性。本文还使用因子分析法来验证收敛效度。结果显示,各变量测量量表的KMO值都在0.8以上,CR都在0.8以上,各个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都大于0.5,这些指标均象征着该量表较为良好的解释能力以及较高的效度。通过各测量项的因子负荷量都在0.5以上,累计贡献度比必要的最小临界值60%要大,反映出各测量题项较强的结构效度。

四、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一)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知,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与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beta = 0.503, P < 0.01$; $\beta = 0.472, P < 0.01$; $\beta = 0.467, P < 0.01$ 。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beta = 0.731, P < 0.01$; $\beta = 0.712, P < 0.01$; $\beta = 0.645, P < 0.01$ 。

(二) 模型拟合及检验

1. 变量因子结构

选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为自变量,选组织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因变量,得到因子结构(表4)。用t值检验法来对各路径系数进行验证。由表4可知,各t值均远大于2.62,通过检验。

表2 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题项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AVE	CR	Cronbach'α 值	累计解释变量(%)
结构维度	STR1	0.876				
	STR2	0.800	0.714 5	0.882 3	0.931	69.941
	STR3	0.858				
关系维度	RE1	0.869				
	RE2	0.764	0.677 6	0.862 8	0.926	80.678
	RE3	0.833				
认知维度	CON1	0.820				
	CON2	0.854	0.700 9	0.824 1	0.897	88.575
组织学习能力	LE1	0.804				
	LE2	0.821				
	LE3	0.861	0.731 7	0.876 3	0.922	64.757
	LE4	0.833				
	LE5	0.827				
创新能力	IC1	0.868				
	IC2	0.849				
	IC3	0.824	0.724 2	0.940 3	0.924	72.436
	IC4	0.817				
	IC5	0.885				

表3 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结构维度	关系维度	认知维度	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集群企业创新能力
标准差	1.160 75	1.103 96	1.097 81	0.884 65	0.872 16
均值	5.077 3	5.423 6	5.231 7	5.258 3	5.263 0
结构维度	1				
关系维度	0.703 ***	1			
认知维度	0.721 ***	0.674 ***	1		
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0.503 ***	0.472 ***	0.467 ***	1	
集群企业创新能力	0.731 ***	0.712 ***	0.645 ***	0.621 ***	1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表4 路径系数检验

变量	取值	系数值	T 值	结果
社会资本	结构维度	0.814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0.736	12.70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0.712	12.160	通过检验
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企业有考虑到员工学习的培训项目	0.763		通过检验
	企业管理者将员工的学习视作有利于竞争的因素	0.714	11.209	通过检验
	将学习能力作为有效的改进方式	0.720	11.307	通过检验
	将学习能力的培养视作一项重要投资	0.748	11.806	通过检验
	将学习视为公司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	0.766	12.117	通过检验
	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频率高	0.771		通过检验
	企业经常对原有的工艺技术进行创新	0.816	13.255	通过检验
集群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的创新成果取代了原先的主要产品与服务	0.694	11.026	通过检验
	企业常作为全新技术的引领者	0.788	12.743	通过检验
	企业经常能对产品、服务引入全新概念	0.660	10.415	通过检验

2. 结构模型

由软件 Lisrel18.70 得出结构模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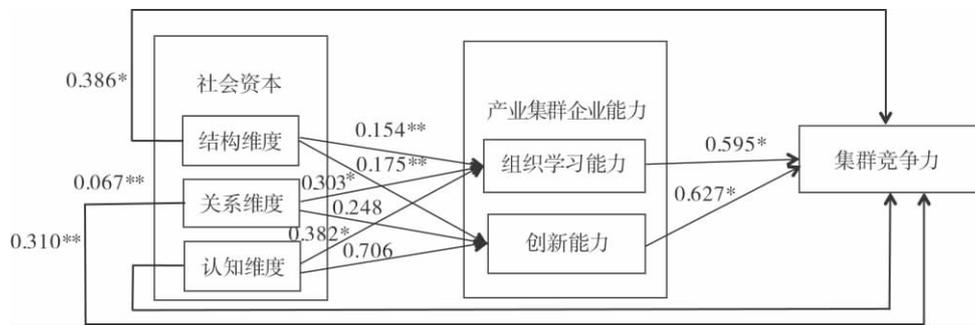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影响的结构模型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显著。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分别为: $\chi^2/df = 1.763, GFI = 0.784, RMSEA = 0.0736, NFI = 0.962, NNFI = 0.988, PNFI = 0.845, CFI = 0.993$, 拟合度指数均达到标准, 表明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影响的结构模型拟合度较好。(GFI 为拟合优度指数; RMSEA 为近似误差均方根; NFI 为规范拟合指数; NNFI 为不规范拟合指数; PNFI 为节俭调整指数; CFI 为相对拟合指数。)

表5 为对各路径系数的检验。利用 t 值法进行验证。检验结果表明, 各变量间的路径均显著。

(三) 检验结果分析

1. 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能力的作用

假设 1a、假设 1b、假设 1c 的成立(路径系数分别为 0.154、0.303、0.379) 表明, 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都对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企业各式各样的获取知识的途径降低了获取外部资源上的困难。此外, 企业在社会资本丰富的情况下, 便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了解及应用知识, 这使得企

表5 路径系数检验

路径	系数	T 值	结果
结构维度 - 组织学习能力	0.154	1.724	通过检验
结构维度 - 创新能力	0.175	1.921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 组织学习能力	0.303	4.421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 创新能力	0.248	3.459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 组织学习能力	0.379	4.57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 创新能力	0.706	6.182	通过检验
组织学习能力 - 集群竞争力	0.595	4.142	通过检验
创新能力 - 集群竞争力	0.627	2.291	通过检验
结构维度 - 集群竞争力	0.386	2.729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 集群竞争力	0.067	2.61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 集群竞争力	0.310	2.358	通过检验

业可以更快地掌握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减少成本,然后相应地加强组织学习能力。

2. 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的作

假设 2a、假设 2b、假设 2c 的成立(路径系数分别为 0.175、0.248、0.706)表明,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除了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条件,还能够丰富企业的创新内容,进一步地提高创新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创新并不容易,比如说可能会面临有限的资源,企业通常会与科研院所或其他外部企业合作,然后合作完成产品、技术或服务的开发。如果企业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逐个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加工和组装等过程,他们可以仅专注于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再经过详细的分工,有针对性地对自己具备独特优势的技术进行创新,以此来增加创新的成功概率。

3.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对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假设 3a、假设 3b 的成立(路径系数分别为 0.595、0.627)表明,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主体是集群企业,提升的过程就是各相关机构相互借鉴、共同创新的过程。通过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可以促使产业集群竞争力逐渐提升。企业应注重强化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注重对外部资源和知识的获取、理解,从而提升集群竞争力。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就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做出全面地分析研究。在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如何依靠企业能力来对产业集群竞争力产生影响的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并借助于 LISREL 软件来验证假设,较为全面地对社会资本、集群企业组织学习、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1) 在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发挥效应期间,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2)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3) 社会资本对集群竞争力有促进作用。

本文针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组织学习能力,积极创新。企业需要促进组织学习能力来加强对知识的掌握与转化,促进组织创新能力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和发展机遇,企业有必要强化自己的学习方式,实现技术创新,对社会资本进行充分探究并加以利用,使产业集群竞争力得以提升。

(2) 加强集群与外部的交流。产业集群若想获得成功,需重视与外部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实现知识的共享。集群如果总是不与外部进行联系,那么知识的流入必定很少,无法在这个更新换代极为快速的社会实现不断的创新,则产业集群无法升级。因此,企业需不断加强自身获取知识的能力,发挥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积极与外界沟通获取最新资源和知识,有效把握外部资源获取的机会。

(3) 完善集群整体的发展。集群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集群整体的发展,管理者不仅应关注集群发展方向,还要构建资源共享机制,鼓励与推动企业间的深度合作,可以定期举办集群企业间的技术交流研讨会等。

(4) 加强集群环境建设。政府应严格控制产业集群规模以避免过度竞争,促进相关支持性产业的发展,使企业获得“集聚效益”,此外,还应制定有利于实现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鼓励创新,从而实现持续发展。

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具备一定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1) 虽然内蒙古资源型企业较多,但可发放的问卷数量是有限的,所回收的问卷也并不完全能代表总体。(2) 只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其如何影响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事实上可能存在多个方面影响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如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家精神等。(3) 尽管本文对研究的变量进行了测量,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某些指标的衡量仍不够合理,如对创新能力的测量,笔者主要是由调查问卷来获得主观绩效的,接下来的研究中,应增加一些客观绩效指标来完善,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0(3): 3-6.
- [2]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280-291.
- [3]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11): 95-120.
- [4] 谢慧娟, 王国顺. 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对物流服务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 [J]. 管理评论, 2012(10): 133-142.
- [5]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 PORTERN M E, KRAMER M 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12): 56-133.
- [7] 陈劲, 李飞宇. 社会资本: 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诠释 [J]. 科学学研究, 2001(3): 102-107.
- [8] PORTERN M E. 国家竞争优势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56.
- [9]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Upgrading in cluster and value chains in Latin American: the role of policies [R]. Washington, D. 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4.
- [10] DICKEN P, KELLY P F, OLDS K, et al.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J]. Global networks, 2001(1): 89-112.
- [11] 徐竹青.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演化分析与政策支持 [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5): 47-48+66.
- [12] ULRICH D. High-impact learning: building and diffusing learning capability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93(2): 52-67.
- [13] PODOLNY J M, PAGE K L.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12): 57-76.
- [14] RHEE M. Network updating and exploratory learning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41): 63-74.
- [15] 蒋春燕, 赵曙明. 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6(10): 90-99+171-172.
- [16] 谢洪明, 葛志良, 王成. 社会资本、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研究 [J]. 管理工程学报, 2008(1): 5-10.
- [17] 符正平, 曾素英. 集群产业转移中的转移模式与行动特征——基于企业社会网络视角的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8(12): 83-92.
- [18] 龙勇, 姜寿成. 技术联盟的治理结构选择及其合作效应的实证研究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0(6): 26-34+80.
- [19]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128-152.
- [20] 王霄, 胡军. 社会资本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5(7): 116-122+171.
- [21] TSAI 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41): 464-476.
- [22] 张骁, 唐勇, 周霞. 创新型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启示 [J]. 科学管理研究, 2016(2): 184-188.
- [23] 谭云清, 马永生, 李元旭. 社会资本、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我国国际接包企业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S2): 784-789.
- [24] 冉庆国, 黄清. 产业集群的衰退原因及其升级研究 [J]. 商业研究, 2007(3): 97-100.
- [25] 林筠, 刘伟, 李随成.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1(1): 35-44.
- [26] 许晖, 王睿智, 许守任. 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对企业国际营销能力升级的影响机制——基于海信集团国际化发展的纵向案例 [J]. 管理科学学报, 2014(2): 244-253.
- [27] 程聪, 谢洪明, 陈盈, 等. 网络关系、内外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3(11): 1-8.
- [28] 巫立宇. 资源、社会资本、路径相依与动态能力之研究 [J]. 管理评论, 2006(1): 121-140.
- [29] 赵凯. 信息不对称时产业链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及产业集群效应分析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4): 21-31.
- [30] 李志刚. 产业集群的衰退机理及其治理 [J]. 价格月刊, 2009(1): 54-55.

- [31] 李宇,周晓雪,张福珍.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2016(3):31-40.
- [32]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2):242-266.
- [33] BAKER W E, SINKULA J M.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aker 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9,27(4):411-427.

(责任编辑:陈春;英文校对:葛秋颖)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 Ability on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aking Inner Mongolia Resource Industrial Cluster as an Example

WANG Zhiliang, JIA Yu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Inner Mongolia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 cluster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 takes social capital, enterprise abilit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ustrial cluster competitiveness as research elements,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social capital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puts forward relevant assumptions, and tests them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dimension, relational dimension and cognitive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can promot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can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social capital can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capital, enterprise ability and cluster competitiveness to explain its impact on cluster competitiveness. It i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related theories.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luster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cluster, and ot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novation ability; industrial cluster competitiveness